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西河集卷六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二

越王崢創置寺田碑記

越王崢者越王保棲會稽地也其地在山陰東偏元至正間有甌兜禪師從錢唐來其師雪庭授以橙囑之曰當向月行旣渡江聞越崢名曰師命我矣遂結茅于崢之巔而

遺其蜕焉暨明萬歴十六年鹽官鶯窠頂僧有寳峰者與其徒慈舟開山伐石架木而繚以周樊為精廬若干前祠越王而飾甌兜遺蜕于其中且請大藏諸經設寳坊奔之而再傳而衰會年饑行僧過堂者日繁而餐流啖栢皆之粮遠明禪師乃募諸檀那創置寺田若干畝補捨施之乏夫化僧禮佛作大香積慮成虛願而儒家拒佛則必以不耕而食為伊蒲罪案有如依山穡植事家人産不必累攜缾鉢而福田常满則亦桑門檀海所共當世守者也因于其

衆請而誌之于石其田畝字數與化主姓氏例列如左

琴室勒石記

嵩高多穴居者土埴不石鑿土而横穿之宛轉連空如堂如房就其横際而竅以光明俗名土竈是也顧其傍不藉瓴甓崖覆上薄裁尺許耳上有鋤植而下無榱承居之者鮮疵癘焉崇禎壬午土賊李濟宇拒闖于洛據少室南名御寨者而誘殺少室僧遍發嵩高左右冢宅遂于同泰北發得二穴相連如環中無祕器表裏側折

合以埏門門石刻琴室二字然實無琴也相傳賊于室中得銅盎二一實開元天寶銅錢五枚而一貯淺水撓之無物遽捨之去康熙四年頴川戴尊師經火居嵩陽得是穴而移就之傍啟一牖以當長松引小水到門設几闢竈斵二石琴藏其中予游少室過尊師于少林後院因邀予過室使誌其事予讀水經注載頴上葛陵北有楚王琵城琵者琴也楚人謂冢為琴而六安大冢舊名公琴即皋陶冢也則意室之名為琴或室本近冢如

古者墓樓者與抑亦有象于冢者而為之名也經曰夫既名琴則因而藏琴何過焉乃命經鼓琴𤯝為詞詞曰穴乎吟者有石其音泠泠乎翳戴逵之琴

埂頭茶亭勒石記

會稽二十八都曰埂頭剡川路經焉崇禎閒商君周嗣創茶亭路傍樊以竹埸延僧日濩茶其中以餉行人乃商君以國事死也人哀商君之死且悲亭之廢思興是亭而亭址故版藏之商君之僚壻傅氏者越二十年今

商君之配胡願續前志遂謀諸女弟仍清故址延僧人心空復為構亭而惟恐後來之有所侵也請記之石雖然天下之能死國事好善如商君其不忘前志善成事能遂施予如商君之配其見其所遺誰不思復而其忍侵之月日勒石

志雪堂記

周子鈺讀書西村名所居之堂曰志雪堂實古今書史圖畫于其中繚膝為樊間以立垣窓虛延光軒平接陰

沐檻移塵積瓦飾漏修鱗躍于池候禽翔于山時有新卉停紅上下四時樵植沃緑若灑于是周子相顧而嘆且曰吾獨不得毛甡爲記耳會毛甡歸里過飲于堂中酒把筆若有所感昔者孔融薦禰衡表有云忠果正直志懷霜雪夫以周子之質粹然嚮道何難以孔孟遺行砥礪其志而乃因情標旨僅同狂生是豈韓公之堂不樂醉白諸葛未逢且言微管哉夫亦有所取也生人之不潔也甚矣澒涊被乎其形容垢蔵未涓諸行事亦何

物焉可以藉之爲溉汰者吾聞謝生作雪賦託枚叔爲歌詞至謂白羽白玉無所比方陰凝以霏不昧其潔韓愈赴裴尚書宴座中指雪忼慨獻詩亦云自下何曾汙比心明可燭然則天下惟雪之無所于累也志此而已矣周子方少年席其門緒其家之入承明掌綸綍者方將策功良時爲風爲雲而周子翻是之志或曰何幼則高尚自喜不屑驃騎然第五之名已遠矣袁夏甫累世公輔築室蔽體而彭城之業藉以不墜周子豈真與正

平爭好尚哉雪賦曰縱心浩然何慮何營韓愈云隱匿瑕纇增高未危志雪之謂也

特旌誥贈湯母趙恭人崇祀祠記

予過睢陽問昔所稱樂羊子妻遺跡無有也既而還江介睢州湯斌以其母恭人崇祀事狀過示予且屬予為文予讀而嘆曰嗟乎何必樂羊矣恭人姓趙氏故明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陷睢州恭人義不辱死之順治五年睢人上其事河南提學僉事李震成命

知睢州事房星建祠于故居之東十三年其子斌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遷陜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内道贈恭人十七年巡按御史李粹然請于
朝廷坊旌其門是年知睢州事戴斌以故祠湫隘乃改今祠予昔過睢睢人亦有言恭人死賊事者賊入城恭人絞衿房閭其族不諒者解之入井井燥會賊大至環而驅之恭人叱咤不聽行手掊什器提賊且曰為國之

赤子而作賊乎勿謂吾弱為鬼當健耳吾見汝櫟絶矣
賊大怒遮迫以刃遂事刃方城未陷時先二日賊破開
封之西華破陳州又破太康太康去睢九十里其子幼
嘗從母學夜作共爇脂讀至是遣從從父學城北逮歸
而城閉父登陴哭恭人擗而曰事在闔睫不即為姑謀
而為是稺子哭乎且賊所向城耳去城必得免此易解
也吾向者遣兒學城北而不為君子誦其意也撝之去
之龍塘而其子得免及其既也恭人乃立紉襁襡促夫

負其姑藏葦中斂旨蓄為鴟囊葦蔽淺泄度不能俱全請夫奉姑而已居留好言辭姑且謂賊勢方熾慮宜不久住食三日糒可免也後三日賊徙寧陵去果免予聞是言嘗謂恭人者是不獨能死也乃亦賢有智者也今讀其事狀知恭人讀書通大義由來舊矣婁東吳偉業容城孫奇逢各為之傳茲不具記獨記其死節者雎人又有言當恭人之死賊攻開封不能下開封守者決河水灌賊河大徙洪流湯湯潰城郭廬舍恭人殯堂汩于

水每歲禁日其子號水傍水興陰雲寒雨四面來集中
有旦明隨波澒濘震怛晝夜雎人逢是日闔戶悽愴比
之罷社其神如此康熙七年蕭山毛甡感母事再拜稽
首而記以詩其詩曰不見穀丘樂羊子其妻養姑擷甘
旨一旦乃為賊所死予嘗過之雙淚流欲弔其地悲無
由居人為指令雎州翰林有母曾死節皎與樂羊比風
烈葵丘之石作碑碣書其懿蹟螭首崇勅賜建祠祠里
東年年寒食梨花紅擔漿灑醴嘗恐後當日雎陽潰流

冦隔城子母不相就阿母入闈方雉經救之出井眢井
平賊至叱賊賊頓驚長刀夾耳落如雪濯錦池頭洗寒
血翰林呼親夜不輟顧念在堂有嚴君願爲㲄養薦報
恩以此大節能上聞只今予告湯翰林曾使闔内蕃嶺
陰拂衣歸省全初心我思翰林不得見忽遇江南淚如
霰自言母饑鬻釵鈿獻姑滫瀡私饜糠滅燭授兒誦古
章中原苦兵先苦荒遂使賢母成永訣我聞此言亦流
血小人有親賢且哲教兒不成走道路日盼西陵舊墳

墓可憐孝子能自樹為親作祀祀孔林哀思何必援鳴
琴不見睢州湯翰林

范督師祠記

范司馬以督師失事死于法其中軍將軍左府都督同
知陳君之驤瑩以木丹朱其名私祠于家廟之別楹感
故恩也當督師之失事也人怨其重衂展轉不復于是
有引兵鄉導縱士焚鹵之謗是不獨武德有揭撫按有
疏給事吳履中輩有彈糺已也特予嘗從吳祭酒飲祭

洒能言故國事甞謂督師才過中上而僨于好用當其
戰界嶺也憑城以碉軍纔數千耳從臺頭左右環繞分
截勢更單孱而補苴抵掎指撝馳驟一似擁數萬軍者
曁開平之戰縱軍横截思東扞灤永西保豐玉遂以見
却然猶能救潡以鼓鐲為縱止礟石紛拏縱止不亂故
幕府馳聞尚有全疆勵師之敕及其後衆寡相軋殺傷
過當遂不支耳要其心豈有他也且天下未有兵食不
給而可言轉戰者也合烏為募既即駴散車輜徒頓難

可言食以虛枵之旅而輕承謾用夸不自量我知其壞也且夫引兵鄉導者即有之矣斗入之師一則遮之一則距之此節制也遮為當前督范以之距為遏後督趙以之趙先怍也天下又豈有當前而不為之先焉者乎名為先人實以自却然而先之者固官軍也官軍所至必開闉撤塹以待軍入乃甫入而轢者至矣城不逮闔兵不逮走官不得為備民不得為守倉皇轉引所在迅埽然則向之先之者乃其所以為導之者也故德州之守則

武德兵備雷演祚也閉城不內而城頼以全然而武德之訟遂有不能為督師解者葢兵備登陴伏弩中脅環軍露宿攖城而譁則齮齕所由生矣嘗按督師為民曹時軍興餽餉先後莫措司農侯君侯恂也急謀諸司而督師無軍興之責毅然身任及其後卒以無失暨其為關內道也修垣繕堡著戰守攻拒之策且屯田疏渠廣任地力至鎮城兵譟則宣示威信令攝之去則是督師非妄為而好僨事者卒之以敢為而遇難為以赴事而致隕事

一經喪師殺身以報將軍之祠毋亦有痌心于其間與督師善駕馭凡所為用輒能盡其才以收其效故一往知感將軍入嶺表身禦炮火爇其半身卑尚無恙順治七年八月日𠕋督師祠并祠督師標諸將舊死事者左將軍李君輔明癸未九月前屯失陷戰殁前將軍黄君斐以南京總督疏調備邊乙酉六月殉九江難監記軍前兵部職方郎中蘇君觀生丙戌死粤中乃為之記記曰

事有得喪功有成敗勢不可為死亦何害李廣責簿亞夫縲紲死鬬死辯總為執節裨將散立偏校嗣起龍額煇渠合騎陟軹三仁一心死即不同彼殪驂者乃真鬼雄

觀音閣種柳記

汝南城南有觀音閣故明崇莊王奉敕之所建也閣前曰南湖湖坦而抱閣之凸出者如壁之環好下有龍潭通汝流而陰為坊以閼之相傳莊王曾禱雨于潭見好

女者屣波來故建閣或曰不獨閣也當莊王建閣時在嘉靖二十四年其時太平久爭以奢靡相矜誇亦旣奉敕建閣敞博閎麗而莊王世子于萬歴甲申歲重爲請敕得太皇太后懿旨增恢阿藍頒賚金銅器物并珠旛畫像等周羅其中其前後宫臺房廡之擁衛與夫杪欏菩提之環樹者曾不止是閣已也而迄于今唯是閣巋然獨存北平雪公自南嶽來卓錫于閣中朝夕披衣從閣覲凡所爲高明之象遠與天併游波閣呈㸚菁被水

其諸流怡者無過也而特四顧拔起兀焉軒峙于層臺之上朝陽薄其東夕陽薄其西神明蔭樾于斯減焉閣東西有廣畮若干幅員周折綠塘為坪壘時雜植之所棲也雪公曰吾將被以柳乃咒萬黍結萬人緣每人施一柳合萬人而萬柳成彌望曖𩇕混水漂碧高不踰閣而半眠于蒙蔓之野新飈微曳柔條毿毿迤山帶映遮相變色含暉浮彩以鬱雲氣昐睞之閒飃然凌物遂練良日邀予與客登閣啜茗坐而樂之雪公曰客亦知予

種柳之說哉客曰以柳之易長而易為涼也予曰不然
柳者留也析其揚而留其莖遠不翳目近可衛足也夫
遠不翳目則眺踈近可衛足則臺不孤而雪公曰豈為
是與客亦知莊王之建閣者乎方莊王之禱于潭也旱
方蟲蟲見屣波女疑為神降許覆以棟雨滂于陂既夢
丈夫惡其忘之首冑而杵責王所許于是建閣而閣有
神夫神之所應王者雨也其所垂者潤也執柳而灑之
可以潤物是故種柳以為髩鬋況夫覽河柳之豐茂既

蕭槮以奮揚緬人情之感舊乃于焉而增傷廓落崇臺之步思麗藍之故處吾見攀條者之多延佇也記曰惟此有取以勿折此柳

郡太守平賊碑記此崇禎末西河為王使君所作碑記今有竊移其詞為他碑者故不載使君姓氏文亦與舊稍異

浙之東藩披江帶海負山以蟲饑年之後民多逋逃既逋于江復援于山移剽江濆潛以山蔽顛越所至爰貿兵鐵太守憂之乃舉前古版甲之令團練之法會東浙

苦旱自永興達鄞四百餘里河竭以路苗草燒熱荒萌
乘之稂竊蔓附遂曰以大案之太守之職惟典治民此
秦制也晉永嘉中東南郡守皆稱將軍後加持節節諸
軍事而今不然太守論課勸功已矣外臺分守建置旗
鼓稍假節制太守不與焉時太守以攝理分守寧紹台
道可兼領武冠用統軍行于是公曰此邦恢恢左轂于
會良民秀疆何使逋厲乃具告警狀上之大中丞大中
丞即檄之分守且遣中軍裨將等令與公會公拜檄行

若曰禡馬若曰寀沈村又若曰絶中嶺踵軍漁山又若曰隃大塢初賊伏沈村以下聞官兵來走暨若曰歐至暨乃分三隊蹈陶姚公冑夜行天明賊以五隊來公先衆殺之遁是時暨地皆先受公命團練遂遣團練追捕鹵僞監軍等若曰斬飛虎大將軍等若曰躡漁裏若曰中軍等會大橋時暨之團練又捕鹵僞先鋒等又若曰而山陰西鄉復偵錢清江賊大來盝賊之枝遁而荒萌之乘而和之者也若曰復度錢清江又若曰返臨浦乃

遣前軍守備把總等歷駱家沙與中軍會而捕賊燒其砦轢其關門踣其滾石擂木若日鹵僞左軍都督等自若日至若日凡四十四日鹵僞監軍一左軍都督一先鋒一兵三百六十二陳斬僞飛虎大將軍一總兵官二首級六十四獲大將軍印一馬五驢十牛羊豕五百八十犬三大旗六令旗九藤牌十七弓二十箭千六百一十五長鎗五十七刀七百子炮十三眼鎗二馬釵鏜釵鐵釵苗鎗等共十四黄蓋一燒砦二降僞中營總兵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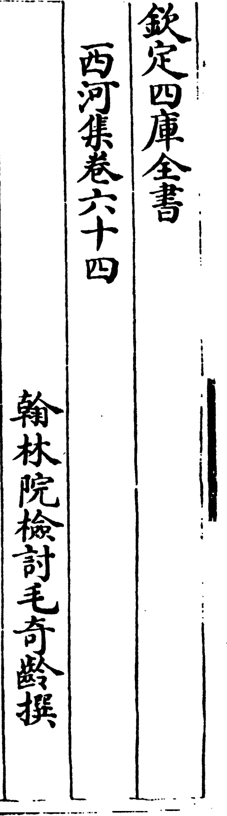
等百四十賊平先是公行時父老皆攀援曰公毋往及其旋也而父老讙呼且有逆拜于郊者齊曰非公領武冠焉至此或曰公返臨浦時降者日至公悉遣歸里閭有願留者始籍記之又曰公斂于行略方賊之敗螺山也次日公謂中軍曰徐家閘賊歸路也盍守之乎及其既也則果有賊從閘來其略如此若日郡屬吏并諸父老請為碑記之繫之以頌其辭曰

越之瀕海徼海于山是芽山蘖況今三江與五湖闔具

區壤接古魏都會宜以荀良爲魏太守淅東熊熊誰其
能彊稱諸郡首郡公之來既餘仁教又修禮樂蠢茲小
盜何能鷙驁復用如昨銅虎符五竹箭五枚時刺史職
何幸九伯攝是總師布司隷檄天假我公釋惴袪悍并
畀外臺我公慨然神武乾健真撥亂才曩者渤海亦遺
寇盜賣刀買犢賢哉太守少卿之教比及蕭育治其南
郡受策殿中盜用絶跡何必涼州畏見我公然後喙息
漁山之傍雞嶺之下會食以進挾絮相溫傾醪相瀉士

卒亮信蒙霧戴月身先甲盾誰敢或後兼裨經術保甲是問鄉練壯茂三旬之餘無用逆命此公之德愚民投戈遯視逋聽半藉來格殺伐立威太守之武襁負爭趨太守之仁願受安撫相顧而噓寧忍棄置誅其不伏赦其歸降是以克勝拔諸渠毒餘者散亡昔公初行父老愛戀祝公有濟令公之旋子婦歡嘆助公樂凱公功在史銘厥旂常升爾廟坐惟是徽文聊布土方以告來者

西河集卷六十三



西河集卷六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三

新建東來禪院碑記

城東便飲庵不知刱于何時相傳明萬歷間結團瓢路傍覆路以茨而施飲其中其後稍門馬而為之堂易茨用瓦作亭桓三間內祠武安今俗稱關王廟者蓋其舊也桑門

慈公自六歲薙染即已隨其度師蓮臺住持此庵天啟乙
丑創觀音殿于故祠之後公實首募逮崇禎十三年武安
祠圮則公改建之公之繼蹟亦勞矣祠本北嚮臨渠而衢
凡往來而道過此者絡繹蹴踏梵井不潔公乃割祠亭堵
以甓甓轉觀音大殿使負祠別為三重南其門由門而入
而地藏而大雄其一即觀音也堂殿清肅法象映曜佐以
廊廡寮舍井厨㸑溷之屬自順治乙未為大雄至康熙癸
卯而地藏成猶憶創斯殿時先君子太君早為信施而其

後始合募也乃落成之後更名禪院頗以東來按初祖
以東入中國稱西來矣今院剏于東而其來有自彼以
西而來則其所來者不在東與且夫往來安有定也公
名某字慈光郡之餘姚人精嚴戒行嘗從法師受諸法
高坐演說且勤于院事自創建外歷置常住田若干畝
燈油田若干畝桑園靜室各一其徒衆林立皆有名號
是可銘銘曰
惟師繼蹟實惟蓮臺乃以東土紹彼西來祇園既啟寶

坊以開開山者誰尚其傳之

重建隆興寺碑記

自漢明于東都門外刱精舍以處摩騰而世之為伽藍因之頗開山阜錫多據勝地而其後歷刼不毀至有毀而旋興者豈亦有神物持其間與隆興寺在金泉井東去城西一里負蕭山之麓而前撫支渠舊傳晉隆吉將軍所建歷唐宋而元而明興與廢互矣然嘗考將軍無隆吉銜而南陽隆姓至今不絕則意將軍本氏隆而以

表寺者乃其後更名接待募田飯衆而在宋乾道且有力請于朝使仍還舊額則夫初事之難沬豈待問哉特寺廢于元復興于明其自至正以逮永樂中間年歲相距不遠而永樂以後不知又廢于何時而逡巡變易漸至經數主而不之正也德師明然從婺州來由西吴渡江處于湘溪者數十年既已修復淨土西方諸院巾幢相映鐘鼓遞答乃復慨然以隆興再興為念會其地為丁氏别業丁君大聲者夙嗜苾蒭且與師為方外交因

師請次遂盡捐故址半為信施而師亦稍償以募金之
半順治十六年預訂信約至康熙建元有六度地立程
簡材陶辟凡舊時亭檻細宋纖杙翳于荒埒者概從徙
置而近城居民獻力薦貸稍稍應募遂于無射之月陳
梁立棟爰暨寳坊自後院始工由漸而前衛之廊廡且
礲且沐以潰于成然後丁君手勒捨牘付嬗不朽大抵
繚垣中外圃場竹木皆為寺有則丁君履道之施固不
可忘而師以繼蹟為開山之業非元度再來未能肩也

師初過別業夜夢五丈夫者胄而前交以所住曰為汝守若干年矣師猶豫五丈夫曰此本公故居而寧忘之耶後果如其言師東陽人八歲薙染既長歷參知識文句蟬脫自處尊勝或欲授信拂而師不受其所度弟子多披伽黎湘溪蛤庵其一也記曰

蕭山之麓湘湖之濱舊有招提奕葉以湮考其攸始晉之將軍紺城初建蓮峰肇新既更接待漸就荆榛何幸大師重開祇園因方丈地豈不二門青山白社中還璇

宮雖其所守不無鬼神亦緣長者有如珣珉黃金布地白象承輪凡所繼蹟等諸開山歷劫有盡弘功難泯後嗣興者視此碑存

甘露亭施茶版記

佛家以布施為功德茶其一也夫德貴相忘一茶之餉予者不見惠受者不見感然而心脾之沁莫過焉望京門內舊有禪院名茶亭以檥舟去門近路縮飲少今則數里增一亭臨江之亭所藉最亟風雨昏暮假以延憩

飲者尤衆比丘清源旣募以建亭復發弘願爲施茶募冬湯夏水相嬗不絕夫醍醐甘露稱爲至味故晉史謂甘露仁澤也又名天酒今一茶之餉比之甘露其澤溥矣而善信以隨手成之則是未央之降不足奇而楊枝之灑爲已勞也亭成于諸當事大護另有載石此專記施茶姓氏以次臚後爲永永勸其日記

吳江宿蘆庵碑記

夫初地有二一曰精舍如祇園之布以黃金是也若是

者助衆居之一曰淨居如古德之煮飦于草菴是也若是者自得者處之松陵惺公少而落染歷參諸方者二十年既已浩然有得矣乃好為獨處不欲受大鑒以來諸宗記莂還歸北麻結庵于皃水之南一時善信共成之始自乙未終于己亥迄于今又二十年矣其間治緺飾墁增團改標滙畜水虫為放生會各有建制而獨其命名有曰宿蘆若類乎蒹葭之詠在中者及詢其所自則以公叅諸方時凡報恩平陽各欲授公以信具而平

陽過金粟巳示衣拂公便遯去故𢍰陽贈公枯舊案云
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遂以名庵則是公
之為古德而不必為助衆有若是也夫比丘好修非云
自足故入廛隨手原欲以入世行出世之學而公獨夷
然去之若浼一似甘心于草茨以守其所為廣嚴家風
者夫同一出世而自得之處仍不同于助衆之出則即
一出世而出處分焉陸佃云蘆即葭也高者為蒹宿蘆
之避法不猶之蒹葭之避世哉湘溪蛤公從麻來砥石

索記蛤公爲予言當公從楊山落染時摩頂者五人四受記剪而公終堅不肯受公志可知矣記曰
誰謂道人而有其家吾爲之詠詩之薫葭或曰不然如彼玄沙但持瓢笠不着袈裟焉知所處南麻北麻三間茅屋一片蘆花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何公治郡之明年民愛之僉曰何公愛予夫予所不得于天地父母者而得之于公如潦之下澤如徂暑之啟

向如勞者之就息于桓東林樾之間渴之趨水提抱者之于煦嫗蟣蠓蠁螘之于靄然以瘠于是天有愆時曰公能回之人有不得意曰公能慰之國家兵刑畱祓繇歛征芻馬牛韭豉之日瀆于其境曰公實能捍衛而保護之會公遭大故將去越田父輟耒工估罷市肆女下機織讀者散編摛而卻術序爭趨督撫號跣請留自會城沂江甸匐金衢戈戟之間督撫憐之簡古四制獲門外之治斷義以權且郡方用兵得倣三代弁冕服金革

遺事而公故辭之而不之受也于是民愛益切謀祀公義愛舊祠貌公像而勒版其側夫為民師率無過守令顧令親而守尊故居高遠睽俯而摘發唯神采激越是尚而從來吏治循良必推兩漢以彼其時凡英君偉輔盈廷卓犖何難取為吏而矜張之而咨嗟獎勸一則曰長者再則曰長者哉誠以吏在親民慈惠者多功而操切者寡要也公治本至誠其愛民一如已子興實利去實害剖悉情隱煦煦然無訶斥擊斷有懷匿弗得白使

綏上之其引譬諄諄惟恐傷民意而丁寧告戒即弗悟
不忍遽絶其愛民如此此豈古之所稱長者非與夫公
實愛民而民之愛之有何疑焉若夫臨大事忼慨不回
其御彊兵鶩吏必振掣不少借下至會羡緡算城梁館
廨郵置坊築諸妄瑱屑必不容干以非分以惠愛若此
嚴毅若彼世所傳勸農興學簡訟𨨏獄戢兵弭盜招流
贖鹵却纎辭肉皆公之緒事而非所記也按吾郡循吏
自漢劉公後在宋推范文正公故祠名義愛實愛祀二

公而民以為義今且得我公而參之嘗嘆守令勒銘多用民諛而我聞在昔以閤臣二十人分典大郡宜無所不得于民而其後還閣惟二人政績得記之石然則貞珉之未易冒矣公諱源濬淮安人由建寧府别乗入覲值甌閩兵變遂留京改為令官嘗謂公曰覲君免亂庸父去職此忠孝兩全之道也今且驗其能得民因為頌頌曰

相彼錢江曰惟祖榮亦越清白文正以名於赫我公遠

用嗣興若耶之水倍為清泠蒞郡無幾愛如所生耿純
却任山公直情銘勒有盡義愛未央庶幾永祀以昭德
馨

重置掩骼公田碑記

宋元豐間陳向以朝官為開封界使者請斥官地葬無
主稽骸八萬餘具每三千為一坎環以溝洫什伍其坎
而圖表之畫地之一區葢寺貌佛令住僧一人掌其籍
此即漏澤之制之所由昉也令其制不行而漏澤故址

浸圮于佃兵爇之餘其為暴露者多矣明崇禎間郡南郊有擘竹庵守者恒鑒白之道使者鄭公為掩骼會大抵醵錢作社集枯藏朽而一時邦賢若都御史劉公司農倪公閑府祁公左庶子周公共成其事而其後稍替也今恒鑒弟子圓行愍先業之隳募諸善信遂合虞君浴牧吴君飛羽金君自昭劉君孟雄姜君汝臯輩同為信施置公田如干畝就城闉山麓堊其坎而覆以甃坎如干骨地如干坎歲給工役畚鍤四向捃拾道路之不

藏者穴龕以下畞鍾所息出入惟記如是有年康熙甲寅剡川上下山寇竊發延燎不揃遂至薄郭時官兵驅殺多所俘鹵而城南居民有在鹵中者二十餘人圓行傷之嘆曰埋死與救生一也遽鬻田請贖而是時驅殺之餘血肉糜漫然既鬻田去知已無可如何山陰何君調之為鹽運司判官算商于揚圓行匄姜京兆書持鉢竟往謁君于真州而告其事君慨然予金如干且握其手曰師當再來歸復置田如干畞重為掩骼而請記之

石昔都御史劉公為京兆時值崇禎初畿輔方不戒于兵督師崇煥敗績洎罷而公瘞陣亡將士自德勝蘆溝諸處埋骨三萬蓋戰爭之際瘞掩尤亟故後魏汲郡賀蘭荆州皆以戰鬬謀藏骨法而宋汴多事所由元豐之制較詳于後來者也今太平有年而東南用兵遂已及此此豈可視諸君之助為細行而委之釋氏而不一思復漏澤之制其記

修復福清禪院碑記

向予覲梅西溪時已從徐氏庄直抵安樂將欲過福清而不能也或曰福清在安樂山之陰左接永興其地環九龍而負層崖當西溪之勝故游西溪者必過福清而其後從秦亭還仍不一過今年秋周子子鉉攜西溪僧來謁予為記曰予方游福清而福清院主介香城院主以記文請因詢其所遇及所知見然後知福清之從來遠也按院創自唐貞觀建元以竹院名而信宗中和間有禪師性空者居之改名傳教種竹萬餘竿遂為勝場

歷傳至元天歷復豈殿堂于萬竹中間以雜梅一時游者多為詩鐫其堂逮明萬歷之末則尚書陸公太史馮公以及了凡袁先生訒公嚴先生德園虞先生輩共為護持虔請禪師桂峯駐錫其中重開淨居恢復舊業而以師從天台來福庭清涼與之相埒遂易令名若其竹則未知其與舊何等而不謂數十年間之興廢已疊至也今律僧自慧偕其徒濟生竭蹶匄募仍還故觀凡殿堂寮舍趺蓮承藻魚鼉鐘杵巾盂幢幕燦然一新而梅

花而竹仍獨擅西溪之勝且其地四界自兵火後半為有力者占佃而師盡復之夫佳山佳水原足係人之流連況儼然初地歷唐宋元明累刼不毀而又加之以十里之梅萬竿之竹當西溪之地之勝向非慧公師弟力為修復其為天下所懷思而不得見者葢不知凡幾也然則師之功可少哉吾他日乘興尚當入西溪重抵安樂以窮其所謂福清之勝者而記之以是

傳是齋受業記

予避人時以詩傳人間人爭誦之愛予者至為予鏤板使行遠會七閩兵變閩中造紙沓者槽廠俱廢板為之枯人之誦予詩思得一印本傳觀日貽牘走使取索不應予友徐仲山曾得予印本藏之家其女昭華者好之請于父曰吾讀唐後詩不恰于心獨是詩者慨然若有會吾思以學之而不知其為何如人也父曰嗟乎此吾友西河者也其人窮于時流離他方吾方欲為文招之而若好其詩他日歸吾請為若師女曰諾其後予歸里

而仲山貽予昭華詩予讀其七絶大驚以爲吾向學唐
人詩時偶有得庶幾類于是今不能矣而若人能之吾
不信閨閣中果有是仲山曰是人已師子故詩頗類子
而子翻未之知耶且安見閨閣中必無是也未幾越中
果有疑昭華詩非已作者鬨于昭華昭華怒乞其父招
予請自試予時以他往不赴貽試題二一擬劉孝標妹
贈夫詩一賦得拈花如自生則摘范靖妻詠步搖句也
時昭華未嘗爲古詩學爲之其製效原體而下句妍婉

與原詩埒盖昭華天才也乃仲山復貽書曰以試題遥示是豈吾父子意哉夫閨閣亦人耳少苟誦讀與男兒何異而必謂閨閣中當有偽向使吾家無此女將不得復張吾門緒乎哉顧事有實然不可謾也他日倘入郡尚俟子過我了此一案又一年予入郡過傳是齋傳是齋者仲山尊人大司馬公所居齋而司農倪公贈名者也其上為青末閣昭華向居之與其母商太傅女名景徽者曾為青末閣十景詩流傳人間予嘗和其二而未

竟也今齋與閣皆為仲山著書處而予過是齋昭華出受業謁予為師既罷仲山復請試以詩時予方就飲甬東仇石濤在坐會昭華為其祖從母范郡丞夫人作畫幛予喜其畫蝶遂命題畫蝶五絕而以坐有甬東客限以東韻語未絕而詩至誦之一座稱嘆予喜而和之且為二絕句記其事夫天下閨閣多矣貧寒者既鮮誦讀而大家帷幙易于掩翫且嬌稚好閟自女師保傅外鮮肯執學即或執學而非女齒卑幼與通家世好如予者

則亦不足為女師夫是以粉飾者多而湮没者亦復不少顧吾聞在昔唯伏生之女以傳經為晁家令師而班氏居東觀朝士名請受漢書閣下衛夫人授王逸少書法若韋氏宋母則以絳幔授生徒封宣文君者而閨中受業千古未有唯予以老大陋劣為昭華師然則予藉昭華以傳矣昭華有夙悟始寧山川唯徐氏門閥代踵偉望而昭華尤獨擅山川之秀仲山曰昭華幼不喜針剌及問名後其家名族也姑遣喻昭華習女紅略習輟

去暨歸而小姑攜繡床令繡曰不習也無已請小姑繡

吾學之可乎及成以所學繡與小姑繡共呈其姑令辨

之姑指昭華繡曰是最善其慧如此予暮齒無嗣流離

還里門其詩文荒落不足傳而昭華枉師予昭華必有以

傳予若夫受業則昭華已能詩多才予敢有所加于昭

華哉昭華兄曼倩外君駱子佳釆皆侍予執猶子禮其

所試數詩暨予詩已載别篇

附畫蝶詩　蛺蝶翻飛去翩翾絲筆中雖

然圖畫裏渾似覓花叢　餘見詩話卷

何使君九日龍山張别記

何使君以外計至去官人之留之者湛舟塞路呼告于兩臺使君兩臺使君憐之許題請起復而使君從甬東還走辭過曹娥江痛娥以弱女能殉父死而身為刺史乃不能以終制去慟哭書哀詞一篇投之江徒跣遂行于是兩臺使君諭止之隨例報憂先是郡署有亭在龍山之顛其亭當郡臺而敞可四瞭名曰越望即唐時望海亭故址也今傾廢有年而使君方修復之會九日將

落成僚佐咸集而民之呼留不得者請得于此日一見使君作張别狀時使君以候代既爲位納弔後尚棲郡署乃應父老子弟請慨然登亭與之告别自亭以下每一坡置酒一盎施以杓而佐之以蔬時集者數萬人蔽山填壑使君拱手持盃及脣而不釂初與僚佐語建亭事坐中嘈嘈及從容言别民皆翹首屏息耳察蠨蛸已而慰勞父老子弟争持盃再拜呼聲遍山麓及其既而各請垂訓伏地流涕至不能仰山下遠近望見皆太息

有泣去者予時以外邑不能赴聞其事輒恨以為千百年無此事而今偶有之然又不得親見越數日而人之傳之者籍籍若睹夫人居平隴畝比户相對初亦不覺其可親及其背而思之即或偶然邂逅相視嘆喈未嘗有金錢相留遺酒食相厭飫而傾蓋而親既久而相憶又久而執手咨嗟不能相别即别而終其身記念不能相忘者比比也況乎深上下之情而浹肌膚之愛者哉昔鄧攸去吴興與父老子弟連舟並行話别三日而白

傳去蘇與杭則張之武丘之路湖水之濵其一時流連之情皆形諸詠歌而見之記載今吾郡太守與父老子弟相告別者前有劉祖榮今有何使君然則龍山之張別其可已哉一錢之江與九日之亭爭先後矣郡人士各有詩歌及賦序傳之而屬予以記因記使君名源濬即淮之梅庄先生今治郡以慈郡人又有稱何母者

西河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王廷樞

西河集卷六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四

重修雙闗廟碑記

雙闗廟在京城四并圉南祠漢忠義前楹而兩神並席如聯璧然相傳其一從城南来丙夜據𥚃而城南之祠虚焉其後三楹養大士像則比丘尼靜元者實為之靜

元故前朝宮人相傳萬歷間當福邸出藩之際有尚寢局掌設女官送之城西見道傍小女姣而晳擲以金罌遽抱之入宮即靜元也其後隸坤寧荅應凡若干年而以宮人入道迄于今老矣積向所賜金構椽習誦而猶懼為勢所奪也在昔洛陽伽藍半屬尼寺而何充以大家婦女祝髮者夥因捨所居宅以安尼衆今靜元自餙所居未嘗藉長安貴人為之化主而大室自安一巾一盂無與人事然且上陽白髮老入空門即廬江捨宅猶恐棲

息之不足而尚忍奪之忠義有神神倍則呵護亦倍也
靜元徒不住介隣嫗之有道者稽首請書石遂書此月
日

紹興府太守令遷兵廵道許公見思碑記

守視古侯伯而周官建侯不越百里郡所轄地封堠壺
橑每千里而一闢其間生牧教訓錢貨獄市歲會課甲
乙煩不能紀況乎頒銅領節凡當帥兵鎮團練所有事
者規模宏且遠矣然讀漢循吏傳往稱吏米鹽靡密得

民驩心故所去見思何與公守吾郡者滿一歲察廉爲
寧紹兵廵副使民思之自郡逮各邑鄉官郵亭爭勒石
紀功德而吾邑所標石在西城之郛因砥碓礱鋭屬載
其事邑於郡爲八邑之衝右翼全㑹遮莽而負濕軍興
往來所被最棘公下車甫數月㑹撤藩兵變近郡之嚮
答而影傳者南闗甌江東越句章章安之間烽火接海
溴導邑界饑寒無厲揭㯓矜胄茆介襏赤其腓而馳所
至蟻附蠭擁麾臂長嘯漲山谷如毫毛遂於鎮兵尖利

之次追奔薄郡城城閉先是公已戒閭左民徙戶設油燎給木械至是慰恖之而戢鎮兵之以奔還者城中估販無朝夕儲穀驟貴諸豪家乗急闗其贏民無所得食皆張拳洶洶公急捐帑藏賑民民定然圍者益急門兵突出如刀劃水城端礟石逮盡勢已無可如何公登城諭之皆呼曰吾良民也官兵不禦寇而寇我吾何為哉雖然吾不忍負許公許公子我顧得一見許公面請死公露其頰于堞閒衆驚認曰公耶皆投刃相顧泣曰安敢

負公遽散去而邑藉以安既而會城兵大至貫邑而東邑子婦走避者如鳥獸散公發帑犒遣乞毋驚民而身請入山撫賊賊見公至皆曰無負公自山陰至諸暨至虞至嵊占業若干其以籍降者若干而邑又藉以安迄于今公辭郡事始矣當甫辭事時台衢用兵方未已邑車騎徵發以及軍儲餽餉專芻秣兵間間關險阻悉責之邑之里畝之民公私驛騷嘗解台餉至郡恐勒里解甘給解費乞郡亭轉運遂于餉額之外羨輸若干公立

督解發而還邑所羨且著為令令勿以輸輓煩邑民邑民受羨散斗斛于衢每給一户輒大聲一頌公至百千乃已公嘗曰守所以子吾民也吾嘗乘高車訶逐而驅施施坐政事堂而傴僂偃伏鳩形而鵠面者皆子姓也令有子姓饑餒或衣帔藍裂出不糶于人長者輒引為已羞況弄干戈蹈不測彼豈嘗甘為之哉而身為長吏而不急為之救拯子民之謂何且政務濶略第去其已甚而至于為民之際雖一絲一粟必得使鄉部書言可

為之區處而後可已曽見長者治家不為子姓計纖微者乎況積微轉成鉅也故其為政類如此公賦性恬澹而見事最敏因閙于治理嘗手植桃李郡署彌山被畝閒造一小舟載書其中毎行部則卧舟以行嘗至蘭亭慨然思右軍故跡修其亭去公名宏勲由世爵恩廕為令官令現遷副使當公遷時督撫嘉公能請遷行閒副使以覘其功民聞之爭渡江乞留自親王部堂督撫以下各甸匐入呼曰願還許公親王以下皆動心因仍留

寧紹兵巡以慰民志雖所去見思如未去者毛甡爲記
記曰
見公之碣以知公之事亦惟民思之以至于是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轉運碑記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由藩方特簡加授節鉞不數月稱
治夫開府之制合治兵民而其後督理軍撫理民也今
則東南用兵
天子重撫任使統軍容顓誅殺一復古節鉞舊事于是

公得便宜置開府僚屬招募壯勇刺以為廂軍遂設行幕樹六纛于兩牙之間論者謂安撫之尊加于九牧公實始之乃公則有以撫軍為撫民者自夫諸道驃兵咸集斯會白晝張弓刀行掠入市或挺劍轠撞門剽私室葢藏公令捕至遽戎服立表下各以軍法徇諸道軍諸道軍咸慴去由是檄金嚴流移諭使來附修城堡縠繕甲械作攻守法凡門下諸生有能言扞衛事者禮之一切硝炭堊栈筋膠芻束勿煩估辦且密廡行間有陣圅

僮婦悉牘之以給主者公之撫治如是也獨是諸道安
撫與諸路轉運相為表裏曩時軍興往來特重糧道而
唐宋以後未免以用兵稍劇别設諸路轉運而于兵行
之處則更置都部隨軍諸使然要之皆在官也今台州
兵餉分委各郡而郡人轉輸有運米一石而給運至十
餘金者有七八金者且有斃于磝石死于險阻者古稱
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粟而漢武輓輸動至萬人
率十餘鍾致一石以今觀昔得毋有同情者與乃公勒

官解不令擾民至有私派里役者嚴爲檄禁且給買平值分別水陸以限僱運大揭榜示于郡縣俾絕其壓派里役給買失值強勒長僱蒙上剝下之弊是何恤民已至與父老苦兵久矣累卵之勢不搖而傾況綰徒負輦衆有慼色能如是之槩以官而民力緩然則轉運祇一端而其爲治者且十百也公名某由恩選起家歷任大使爲令官嘗舉尤異

廷賜袍帽以嘉其功今復考第一爰爲頌頌曰

惟公授鉞控制雄關開牙建纛在吴越間平輯百辟俯

循諸蠻分寄在閫就拜于壇啟兹幢幕總其師干神旆

鶡羽琱戈虎韔編蒲藉民仗節詰奸亦越陽九章安兵

起頼公常武鎮斯浙水馳鵰伺敵秣馬厲士諸道響應

爰集其所戢兵用威馭衆以禮其恵愛民逾于父母至

若師行首重督餫三軍負鐎千里餽餱褁者輓輸使有

常分中都給粟外鄙行陣是以元凱引漕于晉河内軍

需責在寇恂今則輸發下于諸郡但僱官夫不擾民畯

費無畝鍾餞鮮道殣舟車連營徒輂繩峻猶懼下吏蒙眛不問飭諸鄉亭榜示以徇憶昔羊祜開藩襄陽衆為立碑峴山之岡望者涕泣觀而徬徨唐有行儉鎮之西荒將吏勒石于碎葉傍君曰文武民是乂康我公嗣興與之相望礱堅抵鋭民志乃章庶其拭之思公之功

張推官勒石記

自昔推官之建理軍事也今即官以刑雖稱佐獄猶專官焉紹興衝壤也民之良者與莠頑雜居加之甌越用

兵獄市四起張君自中州來興剔利弊達幽散滯嚴出入之科苞苴者不得行請謁無自甫朞年而獄市息人皆曰張君哉張君哉又曰張乎出我以生乎吾氏張矣又曰人亦會有遇耳吾獨不得當今日而覩祥刑之治乎君不見張君哉于是父老感激謀勒之石夫是石也尋丈耳使以紀君之功耶則煩不勝紀也且君之隱德能名言乎使汎為誦耶則又未可厭父老情也吾乃舉其略為父老告夫推官非第諸州察推也以內臺刑獄

寄之外臺而外臺又寄之諸郡推官是推官臺史也是故以為省讞則為臺使者慎庶獄也其在郡則為小民撤寃情也然而民情之寃孰有如誣命者耶殺人抵命律也而越俗善誣謂之誣命誣者始用㮰繼用蔓㮰者決也決則情棘而驚決以起蔓慢也慢則緩結證而延縲以致于斃夫以刑官之尊而又加之臺臬之嚴重緩急相煎烈濡等也君則拯㮰以緩陰鞫其真而不急乎之勘驗其救蔓也即以㮰或抵或坐片言折焉無使滋

蔓而誣詐者以屏焉何其能乎且夫刑之逮人或名勾
提其法用殷著者主之為勾頭而從以無厲伺事之鉅
細而責諸吏所以買勾然且一提出而無厲諸勾從之
以薰以灑以詬以慰每下縣而縣之添勾者搆其間設
科圈錢曰見面曰常例曰船飯曰偏手故理刑爪士酷
于虎衞而越為尤甚君易以勾牒緩名風而急名雷編
紙而飛提即不能而第責之縣之上不親勾也又其能
也獄訟非一方也畏糧侯讞荒其耨弛其估任胥之利

便而先後庚甲赴簿不必理懸版不必序君則隨訟而隨以讞之庭無宿版案無宿簿又其能也獄訟當已讞已得生矣然讞必有刑刑必有贖是雖數鍰以上必囚縶以候于晝夫獄吏之尊可攖乎罪止金作無死法而得死刑寃與君則輕者捐鍰重者押外且有立起解赴者未也追賕之根株而無以給也擇犯者所親可代償者而脅以抵之枝其所枝毛其所毛君每斥不行未也夫察推為外臺行察察郡中豪彊為厲者而上之臺臺

未嘗鞫得其情也法之巳原其初即察推亦未嘗果行察也胥以為察之巳懦也而彊之多藏也而目為得罪人情乎而君輒禁之未也臺讞駁衆動輒再三奸胥藉之以為利而請謁所至兼有朝定而晡更者巳讞也驟而覆讞求其剛正不阿守成而不詘難矣而君每讞定屹如山立雖百參駁不少動夫息奸誣知也慎行察仁也戢役胥勇也減贖鍰撤監候恵也速結讞絶株累斷更反明也又武也既仁又知既知又勇既知仁且勇而

又進之明與惠與武君足傳矣君名某由進士起家為令官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估魏丙貿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臥風雨大作失橐所藏金三百兩盡先是旅主人俞甲相橐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為經于梁出舌力救得甦上海令任君素

善讞至是疑之方庭鞫時卧一棰死人箯間刑無所施
而估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
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析骨肉以求實即得實
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
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踟躕久之命舁去獨詣城
隍廟禱于神請以實告而留捕隨往者使待命于神寢
宮俗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帷幔楎椸巾盂屏几如
生而虚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

得神至而火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
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
襴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幞頭緋衣前戟手云已
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
質明則佔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
君是時方疑乙慮罪或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
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
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閤左有裴愛無賴不事

家人産其人僦旅舍傍而得出入于其舍即欲得裴姓此當是君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令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懼以私臆入人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既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實其所虚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褌與捕而以米筐遣少僕隨老僕攜去乃復告所夢于君君曰是已仍與褌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

則八十有八禮凡出老者先之令少者繼出意者賊當
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收裴拷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
先入舍匿盜金至十九日夢神勑還金因先投舍金一
百兩令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泅泮得金
定拓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懌曰晉史載
成都令察奸如神唐順陽劉君神于摘發而李果宰洛
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
合神聽且誠于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

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晳能抉周官掌夢之祕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啟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蒞時為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燔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菑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銜于衣時正焚輪閻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字待庵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為令官

觀音庵送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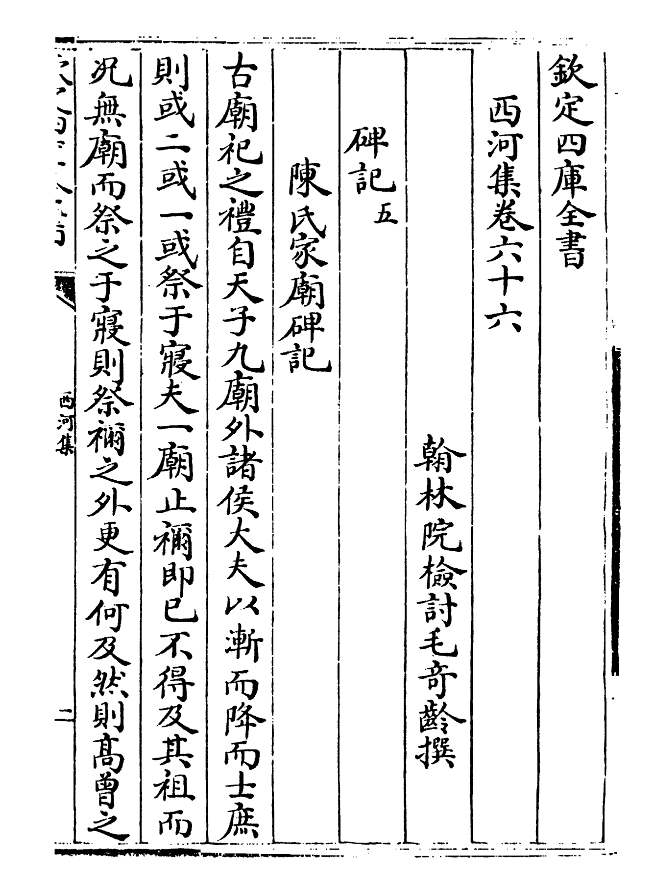
上海城南有觀音庵邑人祈子處也朱公子磬原曾禱庵歸夢丈夫子冠裾來前生一子慧甚易朞而死復過禱則夢甲士排户入擁一兒至曰送官哥來及見則前兒也既而果有娠將彌矣丁巳三月十三日予過上海主磬原家因予與其尊大人司刑公有舊故也甫入門即聞内讙譁聲怪之既而主人出迎予于堂熟視錯愕亟詢其故則曰内人適産兒耳于是起賀然未知其錯愕者何等也越數日作湯餅會酒酣磬原始語予夙昔

祈予時所夢丈夫子者其鬚眉軀幹暨冠服儼然如君
然已死及再祈再娠則居然前見也然而君入門而兒
生豈君實有神能化身為人抑亦大士者重君姑假君
以示信耶予思古有愛其人而願為子者自註唐白樂天愛李義山詩願為其子
予愛司刑則為其子姓固亦無怪然予儼然生
人也昔予避人時曾寄居法華山中許大士捨飾而未
償也迄于今易十五年其証明乾公已死維揚而予忽
病痁見大士呼予前出紅紙三寸令讀讀竟怖甚以為

已死逮寤而紙中字眯如漆室獨記口語云許捨飾而
久逋之何也令又一年而湘溪蛤公命予誦法華普門
品以延其顧然則予之神為大士所役久矣世固有飲
食日用而離奇變幻如平平者大士欲示神且假生人
以示神其幽明相通本屬可信况仲春祠髙禖為祈子
始事而詩言寢夢史記載吞鳦躡跡其為奇誕有過于此
者吾感大士之神而告夫世之供大士而祈子者之當
有驗也因從簪原請而為之記之康熈十六年五月日

記

西河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六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五

陳氏家廟碑記

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九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即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

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髙曾而上者也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衆多者為之若鄉社然而其所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髙曾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為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者而其後不可考也夫族之大者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為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禄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為大夫子忽為士子為官師孫忽為

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即時而修舉楹
桷成毀既不勝其煩難而肸蠁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
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在宋諸儒亦早有祭禰必
及祖祭曾必及高之説則合祠比祀夫亦孝子仁人之
用心然也山陰陳氏其先世自石晉時為朝太尉再傳
宣教郎三傳至記室參軍實始居山陰北塘之下方橋
而遷延入宋有登進士科為樞密直學士者將立家廟
于寢側而以制未定因捨所居書院為下方禪寺乃終

宋之世至紹興嘉泰嘉定諸年則每為秦太師韓平原郡王史丞相輩歴請立廟而士大夫無朝命不得私建且恥踵其事于是立廟之制遂至今無仍焉順治初年其二十五世孫有仰南君者曽捐金五伯兩為立廟記而逡巡未逮曁二十六世孫子修君于巳未春復捐金五伯兩以踵其事而于是諸子羣從共起襄之上為妥侑下為惇叙以次昭穆以合族姓其規制一仿于昔自堂而室而房而兩翼而廡而門而齋坊庖厨及省牲展饌

視滌贊盥之所皆已備舉且釐定祭器壺樽鉶鼎豆籩筐篚勺冪諸物皆有繩檢將以是年嘉平奉神板于堂而乞予以記嗟乎夫孝子仁人之用心如是已乃爲之銘其詞曰

皇皇饗廟惟神攸棲執膰縮醴代展孝思古者祀數限于尊卑以故廟祀親盡則遺今合先後分帷同粢千秋萬禩永勿替斯

吳江泊蘆菴碑記

吳江當太湖之委烟波四瞪其中多隱君子者遺世負俗不得已而遯于緇黄之間假水草自蔽結瓢鏝堵以自安其身若所稱泊蘆菴其一也顧泊蘆之建肇自前紀而千仞太師承先人遺蹟恢宏舊觀自乙未丙申以迄壬子凡五年而工成自祠殿場宇下及寮宿以至芳厨藏坎之屬各有位置蓮莖鷺羽華瓔霞之其六時盂餅之扣食者聲徹水裔豈非淨居之優游者與乃師自求法以來操履上輩曾質所見于福巖老人福巖老人

亟可之將舉大鑒迄今所秘而不與者而與之于師則意為師者當演法出席據祇陀自尊即不然而出其所學漫游中土亦得如道安毗耶之可以自見于斯世而乃棄去不屑獨歸而與斯地謀折錙焉此曷故哉吾聞泊蘆在兩麻之間界東西草蕩人有至者非舟檝莫渡其所處亦僻矣然而蒹葭在前凫鷺日來憑軒而觀則菰茨菱芡垂手可探儼然世之為隱居者每望之而愛其心之閒與志之有所在也丁巳秋介吾兒率師謁予

為記而予以事未應至戊子春過兜率弟子于申浦之上遂書稿去予思泊蘆者泊于蘆也昔者大覺世尊以旅泊三界為度世因緣惟所處無着遂謂之泊然而以虛附實以動附静故舟可附岸而岸不可以附舟今乃舉所處而盡泊之則是虛實之難齊而動静之罔據也夫人生世上為渥為泊又豈有定哉其地有宿蘆予嘗為文記之而泊蘆與隣他日予從海上歸當特過兩蘆且以視其泊之者何如也是為記記曰

松陵之濆麻水之濆禪宮獨啟離于諸塵有師處之如
祇陀園方師力學能杜五門辭彼授受絶諸聲聞飄然
避地作旅泊因以斯自度有如世尊樹兹棟宇環爲丘
樊户牖所向烟波是隣蓮蒂坐象菱舟渡人我欲折蘆
宿蘆之根蘆碕有盡斯文無諐

半樓記

王子鴻賓挾其文以遨遊天下自燕齊代隴以暨荆鄧
甌粤嶺海之外率驅柴擔簦坦坦如衡術者凡四十年

魯歸而築小樓于隘巷名曰卧游而卒之舍而去也予嘗作卧游樓詩以留之暨其後從五嶺歸慨然念故里不可去乃復買宅于沂川之間環沂舍傍築層樓其中前可瞰城南諸山而北幹一峰適當北牖且隣園之蓊而翳蔚者松楸木莽晻映左右于是判樓而分受之顏之曰半而人或疑焉夫以鴻貲之足跡幾遍天下其目之所通耳之所接心思意旨之所周知固將以二室為奥居百原為行唐蓬丘滄江為洿池林囿而乃局局

于檽軒之末欂幔之細是必有説顧吾聞逍遥萬里不越搶榆當其肆志寥廓游心浩蕩可以窮天地之大斥萬類之廣而及其退藏一室飲食偃仰不過肘之所布與趾之所量而止夫鴻資風塵在衣顧之將澼豈真好窮大而忘歸者哉今鴻資薄游海濵而予以訪舊之餘與之晨夕葢嘗飲予酒而告予以將返而居是樓也遂述其撰事而乞予以記夫暍者望叢社以偭心勞者睹藁砧而思憩何則情固有所安也今夫人身居廣廈層

臺累榭尚以為隘而苟當躡屩之為勞驅車之已瘁見棟宇而願安焉此亦何暇問其地之或廣或陋而況時事紛糾未能百全吾游于天下而知天下事之未可以意量盡也鴻資雖所至特達然秦趙越貊行或未遍山川雲物覽有未備詩文溢寰宇而多所散去黄金滿行橐而不盡收拾然則天下事之不能全者有如此半矣若夫一枝之棲可以娱老一椽之遺可以裕後則斯樓雖褊是亦得半之道也鴻資曰善請歙君是樓勒其文

而嵌之于壁

滿聽樓記

予至宣城偕張公荀仲訪東渚先生不得觀張公所畫東渚草堂圖而思之夫宣城山水甲天下既已登敬亭溯雙溪觀柏視麻姑之勝亦既快心娱目而顧伈伈焉重有懷于東渚之一圖亦可怪矣既而先生築樓于草堂之傍顔曰滿聽相傳樓成時有鸞黄棲于梁緜蠻而啼同里施侍讀為之題之而其家舉人淵公復為之繪

圖傳來京師京師好事者且為之歌詠其事予少游倪
文正園有庭軒然以其櫹爽之在楹也風生刁調經耳
而滿名滿聽軒今相距四十年矣先生是樓之名適與
相合豈釃酒伐木與鳥鳴求友其情有同然者與方先
生從沈徵君游正值徵君與文正同時頡頏相與持黨
人之事而先生以高弟子周旋其間迄于今讀先生序
徵君遺集未嘗不嘆先生之毗輔嚴而步趨正也夫聽
亦何常目不睹鄧林之柯足不踐板桐之陰而劉蒞卉

歔求之而條然又求之而颱然情之所之一似風起于青蘋而河放于泬漻者況間闕啁哳因時而更故有聆燕竽之音而以為齊笙者矣世不遇文正世不識先生之效文正而見草堂之圖而思之聞滿聽之名而歌之記之他日聞聲而起相為應求安知後之倚音者不猶之今日之傾聽者也吾耳屬之矣

重建仁賢祠碑記

仁賢祠者鄉人為先吏部作也古無鄉人立祠祠鄉賢

者嘗考漢朱邑為桐鄉吏暨拜司農天子賜黃金百斤使家置祀而邑以為家人祀我不如桐鄉民葢自信桐鄉之有得于己也今則官祠皆故事上以是哃而下以是諂其不足取信明矣獨鄉人稍公難以勢奪亦難以利誘然而自漢迄今雖吏里名如王烈閻師爭畫像如陳寔父子卒未聞立祠而為之祀之葢鄉人易與易與則多求鄉人又易形易形則多娟故有高車駟馬歸馳里中里中人忌之至相與共事則往往苛求而極于怨

望吾不知遂之人何以得于先吏部先吏部亦何以得之于遂人而合錢于鈷合材于涂合筋骸手足于閭左子弟而構以祠飾以貌于嘏于祝題之曰仁賢傚惇宗殷禮而載在祀典雖曰公之德著之里甲凡邦比版藉出入租役一切輕重高下律之官府之八成而未有稽者而公力清之祀法有功德于民固當祀然非公之生平實有以感人之心而中人之隱亦安能致此迄于今祠稍圯矣公之孫會侯為祥符令已經取名而忌者中

之所稱祥符民思之如桐鄉民者慨然念祖德而重為建之夫祀典有二祠于功德所以勸善也祠于祖考所以廣孝也今仁賢之祠在鄉人創之為勸善在後人建之為廣孝均得之矣族孫竒齡拜祠下而系之以歌乃為系曰公諱一瓚遂安人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歌曰

發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虬發之水兮差差公之來兮淑然以思為公作廟兮建華榱靈旗上下兮山風四吹惟公疇昔兮感鄉閭鄉人戴公兮願為尸之陶土

甓兮築堂穆孫為祖役兮子為父來紅梁兮烏黍風飄飄兮神靈雨為樑明粢兮薦筐筥春祈秋賽兮長此終古嘏稱降福兮祝告以虔管簫四達兮年又年蒸禋如故兮貽事不譽几筵重飭兮貌廟鮮宗功可述兮祖德以宣吹簫擊鼓兮彈神紘苾芬孝祀兮通後先執籩捧豆兮有如鄉人婺之山兮婺之水碧雲如衣兮白石如髓惟公駿德兮堪與之比山水可移兮德不可以徙廟有益兮石有底勒嘉名兮貽萬祀

寧州龍安山兜率寺重興碑記

佛書載兜率夜摩宫殿在諸天以上璀璨弘麗可居能仁故名山法地有所創建毋借之以顏其刹如梓潼分寧皆有兜率是也顧分寧兜率創于隋開皇之末山名龍安其地由豫章西山而西去豫章遠而龍安委迤反與鄂之下雋之畍相爲犬牙則又去分寧遠蓋山之興廢其不可按者亦久矣湘溪蛤菴禪師本楚産而遊于越會吴越用兵師乃倣浮屠奉親故事拂緇負母避于

湘湖之麓者若干年後累遷上輩自福巖報恩平陽諸宿歷伺勘驗究之平陽報恩交欲傳法而卒受傳于平陽撫期之雄出而振錫有何足怪獨是師久在越毋論浮杯四達非所依戀而即其兩赴京師隨大覺老人說法

御前幾欲留内庭薦福若所傳萬善殿者而猶然却足惟以湘湖之一曲為念則其不輕于應物如是也乃其初以越中故人出宰下雋延師于下雋之鳳山寺而下

雋去龍安較近惟時有兜率之僧名師亮者叅隱賢靜師之後稍葺元明以來兜率之既廢而漸復者建堂五楹奉鬘華而藏貝葉將以次翦闢蕫還舊觀而詘于時之未有合也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住僧師亮同龍安護法匡君鼎雄君奇遇萬君正瑛陳君欽鼒等白諸當事共賫禮幣迎師于鳳山擇日入院乃大建旛幢漸興工役當斯時兜率之既復而稍合者已駸駸乎有其基焉會兩湖用兵諸旗張皇四出悉駐荆岳而下雋當平

江臨湘之間為荆岳衡龍安近下雋烽火相接戰守所
必争適師省平陽負錫東渡暨還而前途梗塞不可通
乃往來湘湖自稱湘溪道人者又若干年雖其間三吳
巨刹各來迎師師亦曾一應吳江黎里之請然非其意
也丁巳之秋龍安兵稍解其住僧檀越堅請師往將驟
完舊緒一光前席其勸駕之篤倍于肇事而師亦火念
實地之當急復遂于榛莽之餘毅然許往于是增視延
袤就其髙下庀徒量材遂事有日乃使謁文于予為紀

石用予三入西江未嘗一過龍安不能詳兜率遺蹟又記誌荒略亦無從考覈故實以備因革然嘗聞兜率初興有司馬頭陀者來相是山預記若干年後必當有聖僧先後相繼開演故自隋唐五代代有德士而延至趙宋則臨濟雲門兩兩分見其在慈明之後者則曰無證曰志恩曰從悟而在匡真之後者則曰擇梧曰景常曰維顯前後記驗歷歷不爽及其既亦少替矣今師之重來曠世接跡雖曰人事然孰非山川爽睿實有以啟之

也哉蓋祖庭興復端藉大力自非挽縴日月開揭天地

具鑒道之能而擴劫摩之會者未易勝任故師念湘溪

而令以當日之念湘溪者轉念兜率夫亦以兵革之際

興復倍難遂不憚矯願力屈事任以有此役也考之宋

宣和之末兵興旁午中外戒備而朝士張君商英尚有

追謚兜率悅師之請以其運遭隆興時曽從兜率座下

一言有悟故也今師之道法不減從悅而兵革之連且

異曩昔法寳當興豈無商英其人踵其事者吾于兜率

有厚期矣寺址訖各具畛域前後殿堂門廡寮舍各具規畫程功餼廩民物人力簿書歲月各具計數例書之碑負而綴以銘銘曰

惟此神宮名兜率陀枏提象之以安騰摩有如祇園對此恒河庭生瑤草座成蓮花乃者龍安亦有斯寺闡玆五衍開自六季白馬遷經黃金布地彷佛曹溪掬水嘗味云俟時日當出化導為天人師弘佛祖教是以數世能攝衆妙相繼說法具大辯才星羅寶殿雲滿香臺鷲

羽旦拂優羅夜開領其中趣比之西來無如象教稍隳
後葉道岸傾崖慈航失楫曠然前期丁此浩劫何幸大
師早授弘法迦葉一爐大鑒再宗遠恢臨濟近嗣天童
日月並德山河比功馴象騎素傳衣賜紅初住湘湖中
棲黎里曾隨大覺入見
天子辯晰八正在醮園裏爰請法駕整是道席將邀舍
衛興我兜率寶樹韋身金花捧足復太子園修利王國
不悟詰武兵來洞庭龍安烽燧間于荆衡湘溪一曲雖

署師名終還初地言完化城增累疏浮薙蕪崇橋巋爲如風生圭作影表丹甃蟠螭赤桷飛鳥矛戟戈鋋棄之山掃修水東流夏汭西折祝融堆霞彭蠡泛雪鶴不爭普龍請避穴縱復兵行江漢有截安以金輪鎮之寶杵樹濟禽蟲廣喻徒旅閂闔四流燈燃一炬珉石堅貞永其所

家貞女墮樓記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曾偰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

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為陰瑜妻雖旣死而稱荀氏女
或曰祥符民父母㑹侯曾上貞女事于臺以父母故女
之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
羊鄧而㑹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其訂為婚婭故
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當㑹侯以被名來京師予見
奕昭于㑹侯之寓疑其肌清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
而㑹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貞
病往自京師達祥符千餘里鞍轡道路病愈劇㑹侯初

難之然既已至此無還理乃遂于病中強爲脫禱甫脫即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侍起居嘗藥和歠雪垢擱藏其重有累于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眙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芣苢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三日耶既而易簀女不食父強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致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速死也會會侯以卓异再被名將赴考選而謠諑適

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為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材有二傅婢同卧起及是稍懈嘗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遂噎唾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澣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牕欄將閉牕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甃以石摟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閼血眸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

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感會侯者為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于臺表之雖女年尚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為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此之為詩若文者

五賢崇祀鄉賢祠記

古者祀邦賢于社韓退之曰鄉先生殁而可祭于社是也其後社禮廢而州縣祀社不及鄉里且亦無復有袝祀者惟明制建學自成均以下遍及州縣較前代之建

置無常格者最為周悉于是祏配遞降由廊廡以外特設名宦鄉賢二祠于宮門左右當欒公鄭鄉之祀原其始非不鄭重而其後稍冒濫也夫惇宗大典要在事功然或祔于廟或享于大烝而鄉祠以賢賢則無問出與處而惟賢之祠不特事功當在所略即顯晦仕止亦何足為邦賢較而明代中葉多取宦達者填于其中既則漸及于贈君于封翁又既而貲豪者皆得以夤緣而篡入之故以至重之典而輕于鴻毛相傳啟禎之間長洲

陳太史請別搆一祠祠言游季札而禾中魏給諫至有捧其先人主矯然而出于祠者武林有五賢皆明季隱君子也隱君子而何難于祠顧非賢之難而祠之為難彼隱君子者勢分不足以動有位家貧不足以將禮幣其子姓將必達顧猶未達不足以致往來請問之好然而一鄉賢之一國賢之天下後世均賢之自會城一府二縣三學舉人沈佳及貢監生陸寅三學生員王丹林等合二百二十人各發憤蹶起毅然以古道自任懷公

揭上之學使會學使王君由翰林春坊來改道為院出
徽尚惘然念時俗之有非思一反其習遽以其揭下府
縣取給取事實即同巡撫趙君敕府縣官迎主入祠于
是五賢者同時為神木府縣官欵請到門五家子弟各
捧主鼓吹迎于途城之士大夫各冠衣詣祠下再拜自
院使以下各致祭于是好事者競為詩為歌為圖畫為
五賢誌傳記其事以為此近代二百年來所僅見而五
家子弟復不以予為不文而屬為之記當予見五賢在

崇禎之末維時已卯庚辰間修里社之廢而集鄉之文人學士以為社在五賢立社則有所為登樓與攬雲者其人尚氣節以東漢諸儒為宗而其為文則精深奥博破陋學之藩而一歸于古予時以總角附敦盤之末同應鄉舉因得交于五先生五先生視予則少長而肩隨之乃驟丁國變五賢皆盛年而遺落世事闔土室以儉德避難間有寄于釋屏于山林託跡于交游之幕以為生者獨予以亡名走四方不相見即見偶然相值道故

舊序坐頃刻不謂入都裁幾年而五先生者即已騎鯨上升與鄉先達周旋于黌序之間如是也夫予見五先生于崇禎之末不謂其至此也向使五先生者不即遭世變不處出而用于世不祀于社當必祀于廟享于大烝必不止于是雖然以視予出者何也五賢者一汪渢一陳廷會一柴紹炳一沈昀一孫治也

思硯齋記

予少時聞父老言合肥許中丞守吾郡時臨去郡別父

老于錢清江指所攜硯齋洛曰嗟乎此吾守此郡以來所得物也吾不能有裨於此郡而乃攜此去吾媿焉是言也吾嘗聞而感之暨予入京距前事若干年讀施侍講所為思硯齋詩輒掩卷曰是物巳失之耶即又嘆廉吏之所遺不能下逮于子孫一物且然及見公文孫令户部君生洲先生每道其尊大人思硯事且屬予為記然後知公之廉贈君之孝思與户部君之表揚駿烈俱不可及也公嘗夢東坡于郡亭手授一硯亭枕種山麓

種山者則越大夫文種所瘞山也東坡曽守杭去此百里或往來游居俱不可考惟是夜甫見夢未及明而即得一硯于蒯隸之手以為曉受公命種竹亭下巖㝱之間應鍤而出公取澣之則儼然勒坡像于背一如夢中所親見者葢公之去郡而不忍釋以此也乃公殁而硯已亡矣孝子思之作思硯齋晨夕居齋中以誌不忘夫思其所嗜思其所好事親固然然而在前之人無故而忽授其所好者于漠漠之中而後之受之者亦復于漠

漠之中忽若適還其所好而去古人之投報類如是矣乃東坡當日愛硯之切求劍灘之石誤以為鳳山妙材價過龍尾而其後復求龍尾于方君彥德則又甘為作詩自懺其失其愛好如此然猶不能守而棄之種山之麓而況公之偶然而得之而欲即傳之世世不無甚戚顧其子思之其孫又從而記之比之手澤桮棬弘琰赤刀觸之于目藏之于心瞿然惻然歷數世而不可解此其孝思何如也夫廌于官友于古人與孝子順孫之慕

其親而展轉揚顯以求傳之于後者皆可記公諱如蘭

前朝中丞初為𢾛郡守生洲先生諱孫荃曽授翰林庶

吉士予為同館前輩今視漕通州所稱戸部君者

西河集卷六十六